

## 希臘悲劇：索福克里斯《伊底帕斯王》(I)

### Sophocles's *Oedipus the King*

講座日期：2006， 12/20

陳吉斯  
淡江大學英文系  
專任助理教授

kiss7445@mail.tku.edu.tw

Office:

(02)26215656 ext. 2966

Room: FL632



圖 1.



圖 2. *Oedipus the King*

### Prologue (111-173) 開場白

請大家打開講義，我們講義的編號 142 頁這個地方，那我們上次已經有跟大家標示這一個劇本的結構了，我們就按照這個劇本<sup>1</sup>的結構來閱讀，然後來想像當初是怎麼演出的(圖 1)。好大家看到劇本，我們現在接下來頁碼是從原來的劇本頁碼 433 頁，一開始是開場白(Prologue)。Oedipus一開始就站在劇場的中間(圖 2)，現在看到原來戲大概是像這個樣子，劇場像這個樣子，Oedipus站在劇場的中間他在講：

**Children, young sons and daughters of old Cadmus, why do you sit here with your**

<sup>1</sup> Sophocles, *Oedipus the King*, form Copper et al eds, *Prentice Hall Literature: World Masterpiece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6), 429-473.

suppliant crowns? The town is heavy with a mingled burden of sounds and smells, of groans and hymns and incense; I did not think it fit that I should here of this from messengers but came myself, (443, ll 1-6)

他是說他對著一群他的臣民，那是底比斯的老人，他說城裡面有很多哀嚎的聲音，那也有很多焚香的味道，爲什麼？因爲城裡面有瘟疫，爲了要淨化除邪所以用焚香；那他說他身爲一個國王，他覺得不應該等到使者來跟他報告發生什麼事情，他必須親身來看人民的狀況。這段話顯示說他是一個很負責的國王。

好那現在接下來有一群祭司的代表與伊底帕斯對話。從第 13 行這邊開始，他裡面講了說我們這邊是哪些祭司，(第 17 行)：“I the priest of Zeus”，再跳過幾行，另外一個祭司接著“at the double shrine of Pallas”，那是指 Athena，雅典娜的祭司；還有“temple where Ismenus gives oracles”那是 Apollo 神殿的祭司，所以是 Zeus 神殿、Athena 神殿跟 Apollo 神殿的祭司作代表，來跟 Oedipus 講話，那講什麼？

A blight is on the fruitful plants of the earth, A blight is on the cattle in the fields, a blight is on our women that no children are born to them; a God that carries fire, a deadly pestilence, is on our town, strikes us and spares not, and the house of Cadmus is emptied of its people while black Death grows rich in groaning and lamentation. (434, ll26-33)

祭司代表講說：「大地上災難，植物長不出來、要耕種的牛也有災難，也就是說瘟疫，動物死掉了；懷孕小孩、懷小孩、養育小孩的這些婦女也沒辦法生孩子，那現在整個國家都有有瘟疫(pestilence)，那讓 Cadmus 的後代就是他們的祖先傷亡慘重」，現在要請國王來想辦法，

We have not come as suppliants to this alter because we thought of you as of a God, but rather judging you the first of men in all the chances of this life and when we mortals have to do with more than man. You came and by your coming saved our city, freed us from tribute which we paid of old to the Sphinx, cruel singer. (434)

祭司代表又講說：「我們來這邊不是來求情的，而是因爲您以前當初來到底比斯的時候，驅除了人面獅身怪獸(Sphinx)的危害，也解除了一個瘟疫」，他認爲國王有辦法解決。

但是我們現在來想一下，我們在看戲的時候，回想當初的這些雅典的觀眾他們是怎麼看到這個場面的？是神殿的祭司作代表來跟國王講這件事情，當然他要講說：「我們不是代替人民來講的，是因爲你是最有能力」；事實剛好相反，他是代替人民來講話的；所以是人民去求神，對不對，那他們是神殿的祭司嘛，所以是祭司把老百姓到各處神殿的祈求意思傳達給國王知道。所以在這齣戲裡顯示，希臘的信仰的精神慢慢的從宗教轉成比較實際的政治，所以人民的聲音是去求神對不對，可是這個聲音最後要傳達到國王那邊。由誰去實現人民的盼望？不是神在做，是人的「神」在做——是人在實踐，所以現實面是由國王來處理的。好，Oedipus 就講了：

I pity you, children. You have come full of longing, but I have known the story before you told it only too well. I know you are all sick, yet there is not one of you, sick though you are, that is as sick as myself. (434)

他說：「你們還沒有來之前我就知道了這些事情，你們沒有一個人像我那麼痛苦」；好，當觀眾聽到這句話的時候的感受會很奇怪，Oedipus 說：「沒有一個人像我現在那麼痛苦」，觀眾都知道 Oedipus 還不曉得他真正的痛苦，Oedipus 認為他比別人還痛苦，可是他還不曉得他的痛苦還在後面。事實與講出來的話字面剛好相反，叫做「反諷」(irony)；他以為他知道，事實上他剛好都不知道，觀眾知道的都比他還要多，觀眾知道的比演員故事當中的那個角色知道還要多的戲劇效果叫做「戲劇性反諷」(Dramatic Irony)。那在這齣戲裡面有非常多的「戲劇性反諷」，都圍繞在主要角色身上，特別是 Oedipus 和 Jocas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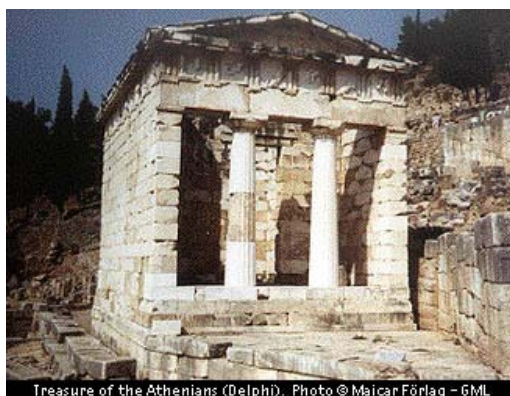


圖 3. The Apollo Oracle at Delphi

王后 Jocasta 的哥哥 Creon 被派去問阿波羅神諭(圖 3)，回來報告說：

I will tell you, then, what I heard from God. King Phoebus (Apollo) in plain words commanded us to drive out a pollution from our land, pollution grown ingrained within the land; drive it out, said the god, not cherish it, till it's past cure. (435 頁第一欄 106 行)

他說阿波羅的指示是說：「要把底比斯的汙染 pollution 把它清除掉，才有辦法解決問題。」瘟疫的原因是來自於底比斯有汙染，要把這個汙染源清除掉，那是什麼汙染呢？

伊底帕斯問：「要用什麼儀式來清除汙染？」(What is the rite of purification?) 一般有汙染就是要由祭師舉行什麼儀式，所以 Oedipus 問他要用什麼儀式才能夠清除汙染？

Creon 回答：「就是血債血還，要為他們的國王的血仇報仇，就可以解除這個汙染。」(By banishing a man, or expiation of blood by blood) 那意思就是說，殺死國王的人就是汙染。

Oedipus 繼續問下去：「那個人是誰？」(Who is this man whose fate the God pronounces?) Oedipus 講的話很奇怪，好像潛意識知道自己有這個責任，事實上他還不曉得有這個責任。他不是說：「是誰殺了國王？」而是說：「是誰要來承擔神指定了的命運？」(Who is the man whose fate the God pronounces?)

接下來 Creon 說：「前當初目睹這個慘案的時候那個 messenger 說是一群強盜殺死國王的，」(435 頁右邊這一欄 141 行)，(This man said that the robbers they encountered were many and the hands that did the murder were many; it was no man's single power.)

可是 Oedipus 卻說：「有哪一個強盜那麼大膽？」(How could a robber dare a deed like

this were he not helped with money from the city, money and treachery?) 根據 messenger 的說法是一群強盜幹的，Oedipus 卻懷疑是某一個人的陰謀。

Oedipus：「你說有一群人殺死了國王，那如何把他找來呢？」

Creon：「這個線索就在我們的土地上，找不到是因為不注意和沒有去找。」

Oedipus 就繼續追問有什麼事情沒注意到，Creon 跟他說當初國王死掉的時候，他有一個僕人存活下來並且說是一群強盜殺了國王，他確實知道無法憑一人之力來做這件事。

但是 Oedipus 卻質問：「如果沒有人配合那個強盜，這是怎麼可能成功呢？」(從他的回答中發現，他潛意識認為這事只有一個人做的，另外王宮有人袒護這個人。)

Oedipus 繼續追問既然 Creon 知道有一群人殺死國王，為何沒有通報他？

Creon 回答說：「當時有一隻怪物 Sphinx 作怪，所以大家忙於奔命，無暇通報。」

好，再看另外一頁，(接下來在 436 頁第一欄)，Creon 提起 Sphinx 這個故事提醒 Oedipus：「你以前曾經解決這個謎題，所以拜託你再來解釋到底誰是兇手。」

### 歌唱隊進場(Parodos)

這個時候歌唱隊進場了，站在觀眾的角度來說明這個時候人民的心聲。表現方式是從劇場的左邊右邊進場，一面唱歌一面舞出類似宗教儀式的動作。

這齣戲是什麼時候演出的？在什麼地方演出？在雅典演出，在雅典演底比斯的故事。底比斯是雅典的鄰國，就像在這個故事裡面底比斯跟克林多是鄰國的關係。這齣戲演出的這一年是西元前 429 年，雅典也發生瘟疫，他們國家也是因為他們領導者所做的決策，讓他們國家陷入戰爭，就是 Pericles 把 Delian League 聯盟的資產通通運到雅典蓋神廟。接下來斯巴達跟雅典戰爭了，外患，遠的是波斯帝國，近的是斯巴達，然後內憂城裡內憂有災難瘟疫。所以當劇中歌唱隊在講述他們的痛苦心聲的時候，事實上是也在講雅典人民的心聲。雅典人民正在看他們自己的故事，所以這就叫做「借古諷今」，借古代的故事來批評自己當代的社會和政治局勢。這也表示雅典的政治的民主精神，容許戲劇家批評政府，批評國王。

### Episode 1 (ll231-525)



圖 4. Oedipus and Teiresias

再翻到 438 頁，231 行這邊開始，第一場，台上面有兩個演員，Oedipus 再加另外

一個演員 Teiresias。在希臘的戲劇裡面，通常演員的對話都比較短，歌唱隊講的話比較長。演員的語言是用比較口語的風格，歌唱隊的語言是用比較像詩歌一般的風格，用唱的，這兩種風格再做一些互補。當演員在對抗的時候往往是在辯論，這種辯論的語言你來我往，像吵架一樣的語言，有一個專有的名詞，叫做「對質」(stichomythia)。一般來講戲劇裡面兩個演員在吵架，講的話都很短，你罵來我罵去，罵來罵去，這樣的戲劇手法叫做 stichomythia。它的情況會講話越來越短，就是說吵得越來越厲害，我們平常吵架的時候也是一樣，剛剛在吵架的時候講事情，再來就是用罵的，罵到最後只剩下一個字而已。

在第一場第二場都是有 stichomythia。我們先來看第一場如何慢慢醞釀那種吵架的氣氛：

盲眼預言家 Teiresias 被請來找出兇手；但是他不太情願地對 Oedipus 說：「我們兩個人各有各的命運，我還是回家，我們各自去承受自己的命運。」

Let me go home. It will be easiest for us both to bear our several destinies to the end if you will follow my advice. (440, ll 348-351)

他的命運就是他是盲眼預言家，就是有人要請他來發表他的見解，但是他講的話卻沒有人要相信，這就是他的命運。他知道 Oedipus 的命運是什麼，但是他也知道說出來 Oedipus 也不會相信。

Oedipus 說：「你難道要剝奪了人民傾聽預言的權利嗎？」(You'd rob us of this your gift of prophecy?) Oedipus 認為 Teiresias 是人民的一份子，所以有義務把攸關人民生死的重要的訊息傳遞給大家知道—要替大家找出殺死前任國王的兇手。

Teiresias 就說：「我知道，我看出來你講的話跟本就沒有講到重點；因此我也要注意我自己講的話。」(Yes, but I see that even your own words miss the mark; therefore I must fear for mine.)

注意到劇本中所有跟視覺有關係的詞—“I see……” Oedipus 講說：“你不能夠不講啊，因為聽是我們的權利，講是你的義務。那 Teiresias 意思是說「沒有錯，我有權利要講，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話說出來的後果，不是權利與義務的關係而已，所以我要小心自己講出來的話的後果。」

Oedipus 就覺得他是在賣關子。Teiresias 回答說：「這些只是我的問題，可是我的話講出來的話會變成是你的問題。」(All of you here know nothing, I will not bring to the light of day my troubles, mine--- rather than call them yours.)有沒有道理？他話還沒講出來的時候是他的問題。因為他不講，沒有人相信他；他講了，也沒有人要相信他。所以說他如果不講的話就是他的問題，對不對？這就是他的宿命，就是這樣子。可是他講出來了，大家都聽到了，Oedipus 就有責任了。

Oedipus 聽到之後呢說：「你這個惡棍！你站在這邊什麼話都不講，在那邊賣關子。」(You would provoke a stone! Tell us, you villain, tell us, and do not stand there quietly unmoved and balking at the issue.) 他已經罵出來了，但是呢這時候用字還是比較含蓄一點。

Teiresias 就講說：「你在責怪我的脾氣不好，也沒有看看你自己的脾氣。」(You blame my temper but you do not see your own that lives within you; it is me you chide.) Oedipus 在講這些話的時候是什麼脾氣？生氣，他很容易生氣。他如果不是這個脾氣，他就不會離開克林多了。他如果不離開克林多，就不會有事情。

380 行，Oedipus 就說：「我承認我很生氣，可是我身為國王這是我的責任，我必須問清楚。」(Indeed I am so angry I shall not hold back a jot of what I think.)

405 行，Teiresias 跟他最後問到受不了了，他說：「你就是你要尋找的那個兇手，殺死國王的那個人。」(I say you are the murderer of the king whose murderer you seek.) 但是 Oedipus 就是不相信，再看到 409 行，

Teiresias 說：“I say that with those you love best you live in foulest shame unconsciously and do not see where you are in calamity.”

他不只說他是殺死國王的兇手，他還說：「你始終不曉得你活在丟臉的情況之中。你無意之中造成了這個災難，你無意之中一直活在一個災難裡面。」就是說他娶了他媽媽，跟他媽媽生下了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孩子也是他的兄弟姐妹。那 Oedipus 當然非常生氣，Oedipus 就嘲笑他是瞎子。Teiresias 反唇相譏：

Since you have taunted me with being blind, here is my word for you. You have your eyes but see not where you are in sin, nor where you live, nor whom you live with. Do you know who your parents are? (442, ll 465-9)

在這個地方，戲劇的行動(action)從找出殺死前任國王的兇手的主線之外，牽出另一條支線—還要找出 Oedipus 的真實身分。悲劇主角 Oedipus 除了要解兇手之謎也要解他的身世之謎。這齣戲就從這兩條線同時並進，到第四場(Episode 4)最後這兩條線合成一條線，因為都是同樣一件事情。

## 錄音整理

### 第八組

組長：劉明讓

組員：陸翬、何盈盈、王偉馨、石君琦、卓雙安、陳冠富、陳思翰、張紹彥